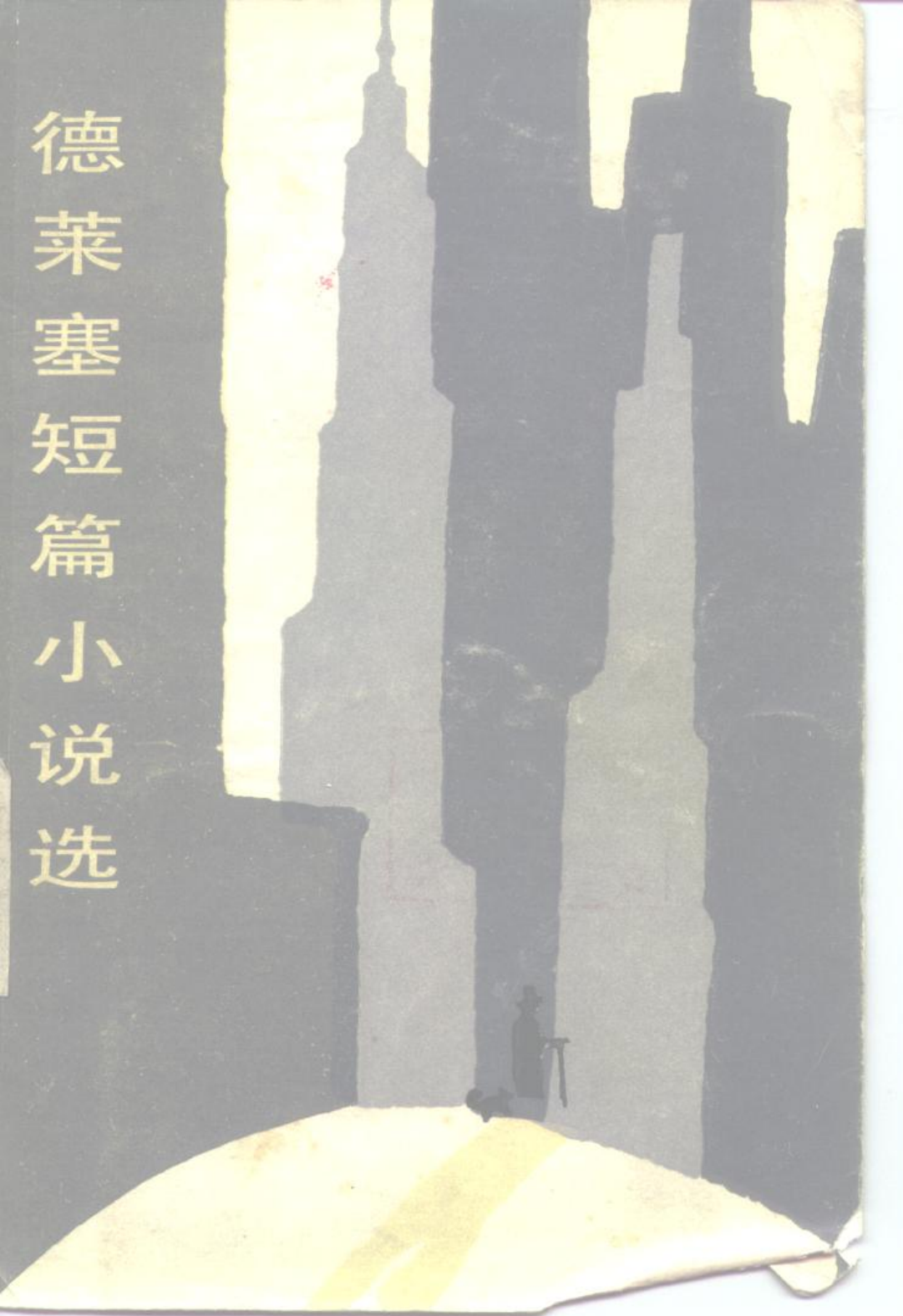


德
莱
塞
短
篇
小
说
选



I 712.45 / 19



00003

德莱塞短篇小说选

主 万 译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Theodore Dreiser
Selected Short Stories

德莱塞短篇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9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朔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6,000

书号 10019·3578

定价 1.60 元

目 次

自 由.....	1
黑人杰夫.....	46
失去了的菲碧	82
新闻天地	104
请君入瓮	142
小莫泊桑	215
“空虚,空虚,”讲道者云	256
坚强的鲁尔克	283
市长和他的人民	321
圣哥伦巴与赫德森河	348
台 风	390
黄金的幻影	438
奥李芙·布兰德	482
欧妮泰	547
欧涅丝婷	599
艾姐·豪查沃特	629
译后记	659

自由

中央公园西区建筑师鲁佛斯·赫梅克尔的宽敞而相当舒适的公寓里静悄悄的。天还没有破晓，从那排给这所住宅生色不少的前窗望出去，道路那面公园的边沿上，一行挺拔的白杨依旧笼罩在清晨灰暗的薄雾里。赫梅克尔先生的卧室在过道的一头，从那儿也看得见公园的一角。这么早的时刻，他已经从卧室里走出来，在一扇比较宽敞的窗前坐下，凝视着那行杨树和杨树那面的一小片池水。他是很喜欢这富有艺术色彩、婀娜多姿、事实上很富有诗意的大自然的。

赫梅克尔先生是一个六十岁上下、瘦长身材的人，背虽然有点儿驼，样子却不难看，他生着浓密下垂的眉毛和头发，蓄着短短的、整齐的灰白髭须，这使他显出严肃而又和蔼的风度。这会儿，他全身紧裹在一件银色腰带系着的浅蓝色睡衣里。他长着一双细瘦、白皙的手，手指很长，手背上有些皱纹，青筋也有点儿缠结，这显示出来，他至少在气质方面是一位艺术家。他的两眼里有一种疲乏而不安的神色。

他妻子患了心脏病、肾中毒和神经炎合并症已经三星期了。为她治病的那位家庭医生斯托姆大夫就在前一天曾

经把他拉到一旁，仿佛不让他伤心难受似的温和而亲切地说：“赫梅克尔先生，明儿要是您太太还不见好，我就把我的朋友，您也认识的格兰杰大夫找来会诊一下。他对心脏这类毛病（赫梅克尔先生又有机会啼笑皆非地注意到‘心脏’这个词）比我在行。我们一块儿彻底检查检查。我们也许可以更准确地断定她恢复健康的希望到底有多大。这是个很棘手的病症，可以说是一个顽症。不过，她的气血还很旺盛，从各方面看来，情况并不算坏。同时，虽然我不想毫无必要地惊吓您——而且眼下也还没有过分惊慌的必要——可我还是觉得有责任先告诉您，她的情况实在很严重。这并不是说，我要您觉得她准好不了啦。我认为她还不至于。决不至于。恰恰相反，她也许会好起来，大概会的，整整再活上二十年（赫梅克尔先生内心里不由得嘘了一口气）。据我的诊断，她复原的能力并不差，但是心脏很衰弱，而肾脏的毛病也妨碍她复原。这会儿，她的肝脏最不应紧张，却偏偏最紧张。

“目前，她可以说是到了决定性关头。再过一两天，顶多三四天，好歹就可以见分晓啦。不过，我刚说过，我不想没必要地惊吓您。我们并没有到毫无办法的地步。我们还没有试着输血，办法还有好几种。再说，使用的药物随时也会比先前更为见效——特别是治疗肾脏的。要是这样，情况立刻就会大为好转。

“但是，我说过，我觉得有责任这样跟您说一下，好让您对任何不测的事情有个思想准备，因为碰到这样古怪的合

并症，最坏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。我们实在说不准。作为您和赫梅克尔太太的老朋友，知道你们二位感情多么好（赫梅克尔先生只是茫然地瞪眼望着他），我觉得有责任这样告诉您一下。我们都会遇到这种事情。就在去年，您知道，我失去了我最小的那个孩子，可爱的玛蒂尔妲。可是，我说过，我认为赫梅克尔太太实际上不至于立刻怎么样，我们——格雷吉尔大夫和我本人——还可以使她脱离危险。我确实认为是这样。”

斯托姆大夫望着赫梅克尔先生，看来很替他难受；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，对妻子的性情举止早已习惯了，很可能会因为她的早逝而凄苦不堪；可是赫梅克尔先生尽管象尊雕像那样呆呆地看着，实际上却在想，这是一出多么大的滑稽戏啊，是大伙儿的错觉与幻觉的多么无聊的混合物！现在，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厌倦了这一切，实际上是厌倦了人生。他是一个在婚后的日子里从没有真正幸福过的人；可是他妻子根据社会上老一套的道理，却认为他很幸福，或者应该很幸福，而她自己倒真是无忧无虑的，或者差不多是这样。再说这位大夫，他以为他很衰老，因此非常需要这位老伴的照顾、安慰和谅解！他不自觉地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。

还有他的儿女们，他们也以为他要她照顾，跟她一块儿很幸福；他的仆人和他们俩的朋友也以为是这样，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都是胡扯。他并不幸福。从他结婚以来，他似乎一直就不幸福，现在都三十一年多了。在这段时期里，他压根儿没有做过别的事，甚至连一天也没有，就只是

暗淡地、勉强地渴望，渴望，渴望——渴望着什么呢，他几乎想都不敢想——渴望不再是已婚的人，渴望自由，渴望象他遇见赫梅克尔太太以前那种情况。

可是，他生性拘板，受的又是老一套的教育，又被时间和他似乎控制不了的种种条件——大自然、习俗、舆论等等力量所起的作用——完全驯服下来，所以一直听其自然，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。没有，他只是听其自然，不知道时间、意外情况或是什么别的会不会来干预一下，替他把生活安排好，不过这始终没有发生。现在，他疲乏、衰老，或者说正迅速变得疲乏、衰老，他责备自己何以老没有采取行动。关于这件事，他以前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呢？他为什么没有趁还来得及的时候，把这场婚姻拆散，挽救自己的心灵，挽救自己对生活和情调的渴望呢？可是没有，他并没有。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怨天尤人呢？

前一天，大夫说着的时候，他老想冷冷地、讥讽地笑笑，因为说实在的，他并不愿意赫梅克尔太太活下去——那就是说，至少他当时是这样想的。他太厌倦这一切了。因此现在，这样郁郁不乐地想了将近二十四小时后，他坐在这扇窗子前边，望着不远地方从薄雾里模模糊糊闪露出来的一座大厦，同时用手匆匆拢了一下头发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在过去这些令人厌倦的日子里，甚至在这些年里——自从他和妻子住到这儿以后，以及在这以前——他时常趁她还睡着的时候来到这些或是类似这些的窗子前边，坐着幻想！现在，关系变得那么冷淡，他们甚至已经有好些年不

同房了，不过他似乎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。在他看来，生活多少成了一个实际问题，一个涉及身份、地位、名望的问题。然而当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时，他时常希望自己的一生跟自己的梦想一样美好，希望自己的梦想早已实现。

这时天色仍灰濛濛的，东方刚泛起淡淡一抹红霞。不久以后，他严肃而伤感地摇摇头，然后站起身，顺着过道回到妻子的卧室去。他在房门口站住，朝身患重病躺在床上的妻子望了望。在她旁边的一张扶手椅里，一个护士睡得正熟。她一定是按照大夫的嘱咐在这儿值夜班的，可是这时候，她无疑很疲倦了。他妻子也睡着了——脸色苍白、神情虚弱，比先前消瘦多了。尽管他自己感到厌倦，但有时也很替她难过，拿这时来说，就是这样。很早以前为什么要犯下这么个大错误呢？也许，这是他自己的过失，年轻的时候不大聪明。随后，他悄悄地走向自己的房里去，躺下来默想。

这些日子，既然她病得这么重，生死的问题又这么紧迫，悄然而来的黎明总是这样促使他默想。他心情那么激动，那么恍惚，因此，他似乎真地没法再安睡了。他实在并不是疲乏，或是筋疲力尽，而是精神上感到厌烦和失望。他翻来覆去地暗自想着，生活待他太苛刻了。他始终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女人，虽然他结婚已经这么多年，一直诚实正派，并受到她那种方式的爱慕。“她那种方式的，”他躺在那儿，自言自语地讲了这么半句。

这会儿，要是他妻子的病情不恶化的话，他就会起来，

穿好衣服，和平日一样上办公室去。可是——可是，他暗自这么问——她的病情会恶化吗？她的瘦小而又这么有生命力的身子——跟他的一样衰老，或者说，差不多跟他的一样衰老——会在这场真正的重病折磨下毁掉吗？如果那样，他就会重新获得自由，名正言顺地获得自由，人们不会指责他或者批评他。那时他又可以毫无阻碍地乐意上哪儿就上哪儿，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——想想看吧。因为她到底病了，而且病势这么重，从他们结婚以来，这还是她第一次生的一场重病。她已经病倒好几星期了，可以说是徘徊在生死之间，一天好点儿，一天又坏点儿，然而并没有死，而且也不一定会死，不过病也老不见好。斯托姆大夫坚持认为，主要的病因是心脏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孔。他似乎非常为难，不知怎样去控制住它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赫梅克尔先生跟平时一样，一直非常富于同情心。他对她的态度总是温和、体贴和十分亲切的。她需要什么，他总是毫不吝惜地给她——的确毫不吝惜，只要他供给得起的话。虽然他认为多半由于她的原因，儿女们很使他失望，但他平日很乐意看见她和他们享受人生之乐，因为他一直可怜她那贫穷、拮据、很少欢乐的青年时代。不过他自己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欢乐，婚后的日子里也是如此。当他最不快乐的时候，他不断自言自语，要说她受过不少罪的话，那他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女人也许比男人不能吃苦——这一点他总欣然承认——只是她获得了他的爱情，那就是说，自以为获得了，而这种真正的精神安宁他却从来没有获

得过。她知道自己有一个忠实的丈夫。他却觉得自己实际上始终就没有一个妻子，没有一个他可以疼爱的妻子，象他知道丈夫该爱的那样。在这方面，他做过多少美梦啊！

这天，他后来去办公室的时候——办公室就在面对麦迪逊广场的一座大楼里——他顺便先看了看中央公园西区的那行树木，然后又看了看正对着公园的那排墙壁明亮的公寓，同时伤感而抑郁地沉思着。这一带的人行道上尽是保姆和玩耍的孩子。他们当中当然偶尔也有一个市民在闲逛或是奔走办事。这天天气这么晴朗，这么明媚，象春天常有的那样。他观看着的时候，尤其是观看着孩子们和大半穿着崭新的春装、急急忙忙去上班的年轻人的时候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希望自己又年轻了。瞧，他们多么精神抖擞和满怀希望啊！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摆在他们的面前。他们还可以挑选——没有年龄或既成的事实来阻碍他们。他觉得他似乎上千遍地在问自己，他们里边哪一个象他们在他们这般年龄时那样，令人腻烦地结了婚吗？他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娇妻——一个他们热爱的妻子——一个他始终没有获得过的那种妻子，有没有呢？

他这样想着，走到自己的办公室。办公室是在一座高楼大厦的顶层，俯瞰着一大片市景。他闷闷地朝外眺望了一下。这儿可以看到市里的两条大河、高楼、尖顶和漫长的一片房屋。往往，就连现在，他从这些景象上似乎获得了生活和希望的耐心。年轻的时候，这一切给予他多大的鼓舞——也就是说，当时那个都市给予他多大的鼓舞。甚至

现在，他在这儿还是很平静，尽管自己家里很舒适，在这儿却比在家里平静多了。在这儿，他可以眺望窗外的宏伟景象，幻想，再不然他就会在工作中忘却自己的爱情生活是一场失败。这个大都市，他能够设计和建造的这些大厦，经常围绕着他的这些得力的助手——他的助手，不是她的——帮助他忘却自己和内心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创痛与失望。

现在，赫梅克尔太太生病，他白天又不在家，所以他的寓所是托给一个老成持重的中年女人照管。这个女人叫埃尔佛里奇太太，是赫梅克尔太太几年前请来的。在她下边，还有一个做杂活儿的女佣人赫斯特，她伺候吃饭、应门等等。这时候还有两个熟练的护士，一个值夜班，一个做日班，护理着赫梅克尔太太。这两个护士都是伶俐、健康、蓝眼睛的姑娘，她们吸引住赫梅克尔先生，使他想起自己始终没有获得的青春——不过并没有当真打乱他的平静。看来青春是绝对不会再来的了。

此外，当然还有儿子韦斯利和女儿埃塞尔贝姐（他妻子不顾他反对，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）的关怀，他们两个早已结婚，都有了自己的儿女，住在这个大都市的不同的地区。在母亲这次病危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天天来探望，偶尔还待上一下午或是一晚上，或者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。埃塞尔贝姐原打算回来，在母亲生病的时候代管家务，可是赫梅克尔太太依然能够照管，而且喜欢自己照管，因此没有答应。她的病势还没有沉重到不能说话的地步，仍然可以查问和照管。再说，埃尔佛里奇太太对于赫梅克尔先生的衣食寒暖

办得跟赫梅克尔太太一样好,那就是说,至少她认为这样。

如果真相大白的话——象在许多悲伤感人的事例中那样——赫梅克尔先生渴望的与其说是物质享受,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或情感上的安慰。前面已经说过,他始终没有爱过赫梅克尔太太,那就是说,自从他们俩同待在密执安马斯基根的遥远的年代以来,他的确就不爱她了,他们俩都生长在那地方,到她十五岁、他十七岁时两人才相遇。现在看来也许很奇怪,他们俩竟然一见倾心。那时候,她似乎非常可爱,是一个和他年龄相仿,或比他小点儿的姑娘,是当地一个药剂师的女儿。后来,他迫于贫困,踏进社会谋生的时候,常写信给她,把她完全想象成她十五岁时的模样,而且——梦想着她是一个美人儿。可是命运变化无常,他老不走运,他的梦想没有实现,好多年他被迫一直待在外地,没能和她结婚。在这段时期里,他的观点不知不觉已经改变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,他始终说不上来,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。大都市、比较丰富的阅历——而她的阅历依旧非常浅薄、其他的脸蛋儿、梦想干更大事业的雄心,合起来摧毁了他的旧观点,或者说摧毁了她,只不过他当时没有完全认识到罢了。他认为,自己在认识当前事物的全部意义上总是非常迟钝的。

正如他后来对自己所说的——他说过多少次啊!——到了他应该发觉自己的错误和停止的时候了。后来,情况似乎变得愈来愈不能忍受了。当时,尽管她会伤心,他会烦恼,可是毫无疑问他现在倒会称心如意的。然而他没有那

样做；他太没有经验、太无知、太拘泥于西方社会的陈规陋习了。他认为婚约不论事后多么令人不满，总是婚约，必须遵守。一个体面人决不会毁掉婚约——也就是说，他家乡的道学先生们是这么主张的。

是呀，那时候，他本来可以写封信给她，他本来可以照实告诉她。可是他太敏感、太心软了，说不出这种话来。后来也就太晚了。他怕伤她的心，怕她痛苦，怕毁了她的一生。可是现在，现在，瞧瞧他这一生！结婚以前，他回去过好几趟，要是他有勇气，有见识，他原可以看清楚，结束这一切并获得自由的——可是没有。责任、礼法、他在其中长大的那个地方的信念和美国的信念——大伙儿期待的和她期待的并且有权得到的一切——彻底毁了他。他始终没有说明。相反，他继续维持下去，和他结了婚，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的变化，没有让她知道一切已经化为灰烬。天啊，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傻瓜啊！从那时候以来，他多么频繁地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自己说。

噢，既然犯了错误，他大概就有责任至少按照当时的信念坚持下去，作出最好的安排——即便别的契约可以不算数，婚约总得算数——可是说虽这么说，这并没有能使他摆脱不幸。他自己也毫无办法。因此，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，由于这些陈规陋习——人家会怎么想、会怎么说——他一直不得不和她一块儿生活，爱护她，装着和她一块儿很快乐——“又是一场美满姻缘，”象他有时暗自说的那样。实际上，他一直不快乐，非常不快乐。有时候，就连她的脸都

叫他望而生厌，还有她的姿态、她的矫揉造作的作风。就在前一天早上，斯托姆大夫还惹得他大为生气，因为大夫的态度表明：他认为赫梅克尔先生很孤单，万一她去世，他有被孤零零地撇下来，非常凄苦，无人照料的危险。谁会来照料他呢？斯托姆大夫的眼神似乎这么说，然而他自己最需要的，就是在这一生中至少单独过上一阵子，自己想想，自己做点儿事，忘掉自己掩盖自己本来的面目，装出另外一副模样的这一段漫长而乏味的日子。

他难道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沉闷的局面吗？在他去世以前就永远摆脱不了吗？他暗自这么问。可是不一会儿，他又会为这些念头责备自己不好、刻薄和太没有情义了。这些念头准会使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受到谴责，因为公众是制造舆论，执掌社会上毁誉的。

在这段时期里，他始终没有让她知道——没有，一次也没有——自己作出的巨大的、伤心的牺牲。象那个斯巴达男孩那样，他把咬他脏腑的狐狸藏了起来^①。他并没有抱怨过。说真的，按照世俗的看法，他一直是一个模范丈夫。要是你不相信，那么瞧瞧他的境况，或是他儿女的境况；再不然，瞧瞧他的太太——她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安逸，就连在病中，她都确信他是无可指责的！这些年来，她显然一次也没有怀疑过他的爱情，或是觉得他过份闷闷不乐——这就

① 希腊古时传说，有一个斯巴达男孩偷了一只狐狸，先生走来，他忙把狐狸藏在衣服里。狐狸咬嚼他，他稳坐不动，终被咬死。

是说，即使不尽是这样，即使不认为他的爱依然跟从前一样炽热，至少认为他跟她——他们一块儿建立起来的这个家的一分子——和他们扶养大的这两个儿女待在一起，感到欢畅快乐，同时又感到安慰，因为他知道他们俩是白头偕老的！白头偕老！这些年里，她一直在改造他的和她的生活——按照他的情况尽可能的去做——以及他们儿女的生活，来适合她自己的心思，而且始终认为她所做的是他希望的事情，至少对他和他们是有益的事情。

她多么尊重习俗啊！关于事情应该怎样，有什么她自认为不知道的呢——主要是她家乡环境教给她的那一套，对种种事情持有的美国观念。她对朋友、儿女的教育等等的见解，甚至他不大赞成的时候，也多半总占了上风；她对某种娱乐、某种友谊等等的愿望，一向是很陈腐的，而且也总占了上风。当然，他们也有过些小争执，总有一些——哪一个幸福家庭避免得了呢？不过他总是让步，或者说差不多总是让步，而且总做得仿佛是心甘情愿的。

那么，他为什么现在又抱怨呢，她为什么会想到，或是曾经想到，他不快乐呢？她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象他们家乡和这地方的所有亲戚朋友们那样——她总小心谨慎地遵守着那套老规矩，只结交自己喜欢的人，不理睬所有其他的人——她仍旧非常坚定地、比以往更为坚定地认为，她知道什么是对他最有益的，什么是他真正想的和真正要的。这使他时常非常厌烦地笑了起来。

因为在她看来——据他知道，至少是就他来说，对别人

并不一定是这样——婚姻是一件大事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、终身不可拆散的。一生只能恋爱一次。一个男人一旦结了婚，甚至向一个姑娘求了婚，就有责任遵守婚约。毁掉婚约，对妻子不忠实，甚至对她无情无义，这在她眼里是多大的罪行啊！这种人应该从这个世界上给轰出去。他们实际上不配活着——是狗，是畜生！

然而，瞧瞧他自己——他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一个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的人又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从哪儿得到补偿、安宁和幸福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是仅仅在一个神话般的天堂里——在她依然相信的那个离奇的、天使的天堂里呢？多大的一出滑稽戏啊！她和他的朋友们都以为，要是她死了，他一定会非常悲痛，那就是说，至少应该如此。愚蠢的积习和俗尚使世人陷得太深了。想想看吧！

可这还不是最糟的。不是，这还不是最糟的。随着岁月的消逝，他渐渐认识到，自己娶了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，从来没能真正理解他的观点——或者不如说，他的幻想和情感的意义——然而，由于原先的那个婚约或是错误，他却不得不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。就算她具有善良、能干、勤俭、感情专一这种种美德——象他很爽直地承认的——这一点却依然存在，而且是绝对没法改进的，绝对没法。本质上，象他早已发觉的那样，她心胸狭窄、极端庸俗，而他生来是一个艺术家，做着奇妙的美梦，想到遥远的景物，这是她除了笼统地、模糊地了解以外，并不了解，不能了解或是没有同感的。他的职业中的那些细微差异，造型和棱角的精神